

端午节采艾蒿和菖蒲习俗考

黄 永 林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传统的端午节,端午,即端五,这是古人有“值五日午”之俗的缘故。晋代周处《风土记》释:“仲夏端五,端,始也。”端午是五月第一个五日,故又称“重午”或“重五”,至于“端阳”则取其阳气始盛之意。这天有吃粽子、赛龙舟、采艾蒿和菖蒲等习俗。关于吃粽子、赛龙舟习俗的起源,不少学者作过专门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见解^①,而对采艾蒿和菖蒲习俗的起源,至今尚未无人作专门探讨,笔者拟在本文中作些粗略的考证和分析。

关于端午节采艾蒿和菖蒲习俗的起源,民间流传着各种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类:

一类是纪念说。如:在湖北秭归、兴山一带,传说菖蒲和艾蒿曾化作宝剑,吓跑了来挖屈原坟的州官^②;在均州一带,传说有一年五月初五李闯王打均州,曾保护了门上有艾蒿为记号的百姓^③;而在湖北长阳、红安和河南邓州等地,则传说黄巢保护过门上插艾条的老百姓^④,等等,总之是起源于纪念历史上某一受人尊敬的著名人物。

另一类是避灾说。传说是古时候,一位神仙巡察人间,见浪费粮食严重,决定降灾人类,后见一妇人爱孤儿(一说是前夫的儿子)胜过亲生儿子,为之感动,告诉她门前挂艾蒿可以免灾,后来这妇女将这一方法告诉了所有的人,这样使人类避免了一场灾难。这种说法在东北满族、朝鲜族,以及河北唐山等地广为流传^⑤。另外还有达斡尔族端午这天举行药泉会^⑥,彝族人们以采药买药为中心过节^⑦,瑶族端午节挂葛藤^⑧,有的地方插杨树枝,挂彩纸葫芦等^⑨,这都与避灾、驱瘟有关。

要从民俗学的角度科学地探求某种习俗的起源,必须深入细致地考察作为这一习俗主要活动形式的各种意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探求其本源。

早在春秋之前艾蒿和菖蒲就用于祭祀了,《周礼·天官冢宰》载:“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藉,以时入之,以供斋盛,祭祀,共萧茅,共野果蓏之荐。”在《诗经·生民》中更为详细地记载了这种祭祀过程:“诞我祀如何……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爓,载燔载烈,以兴嗣岁。”既然祭祀需要艾蒿,那一定有采集的活动,《诗经·王风》则有“彼采葛兮”、“彼采萧兮”、“彼采艾兮”的诗句。艾,俗称艾蒿,萧,又名香蒿,二者同类。《诗经·王风》孔疏引陆玑云:“萧,今人所谓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即艾蒿),茎麤,科生……可作烛,有香气,故祭祀以脂热之为香。”这里的“脂”与前面“取萧祭脂”的脂是相同的,指牛肠脂。这就是说古时祭祀中是以香蒿和牛肠脂一起燃烧来娱神或让神享受这种香气的。蒲草也是当时用于祭祀的用品之一,据《周礼·春官宗伯》载:王者诸侯的祭祀席位分五几五席,五席是指:莞席、

藻席、次席、蒲席、熊席，其中莞席和蒲席都是用蒲草编织的席子。莞，蒲类，较细小，称小蒲。

上述的材料可以看出，在时间上，采艾蒿和菖蒲的习俗在屈原投汨罗之前已形成；在内容上，周代采艾蒿和菖蒲目的是供祭祀用的。在屈原的《离骚》中有“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萧艾也”的诗句，这里是把艾蒿与芳草兰草相对而提的，以芳草兰草喻君子，以艾蒿喻小人，可见他对艾蒿的厌恶之情。既然当时人们为了纪念屈原，为什么要选中屈原所厌恶的艾蒿呢？显然起源于纪念屈原说在时间和情理上都是说不通的，那么起源于纪念李自成、黄巢等之说更是不成立了。至于如何演化成纪念说的，后面将要论述到。

艾蒿和菖蒲在众多的植物中是怎样进入神圣的祭坛的呢？进入祭祀后又有哪些变化呢？后人继续采挂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前面我们已提到的《周礼》和《诗经》中这些较早的记载之外，我们再来看其后的有关记载：晋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五月五，四民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端午“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官集》卷十一说：“端午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虎，粘艾叶以戴之。”清富察敦崇（满族人）《燕京岁时记》记：“端午日用菖蒲艾子插于门旁，以禳不祥。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直到现在有的地方挂菖蒲艾蒿时必须念：“五月五日午，屈公骑艾虎；手持菖蒲剑，驱魔归地府。”^⑩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往今来，端午节人们采挂艾蒿和菖蒲的目的都是为了“禳不祥”——禳毒气、避瘟疫、驱邪魔、免灾害。这与远古时期人们祭祀的目的是一致的，祭祀上苍。祖先，无不是为了去灾免祸保平安，这也与现代民间关于采艾蒿和菖蒲所期望避灾难的目的的一致。艾蒿和菖蒲是一种物质（实体），而“禳不祥”是一种意愿（意向），联系这二者的中介是什么呢？我们从“采艾以为人”、“亦古者艾虎蒲剑之遗意”、“以艾为虎形”，以及插艾、菖蒲时必念的词中是否可以得到某种启示呢？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它一个音意转换过程，在古汉语中，艾通“乂”，有治理的意思。《史记·河渠书》中有“诸夏艾安”，这里的艾安即太平无事的意思。当人们看到挂得艾，不禁说出“艾”时，本身就有祝平安的意思了。再从人们所念的词来看，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近似咒语祈祷语的仪式歌，这些都与原始人类对语言的崇拜有很大的关系。高尔基对这种现象作过这样的论述：这表明着“人们是怎样深刻地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而这种信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组织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劳动过程的语言具有明显的十分现实的用处，他们甚至企图用‘咒语’去影响神”^⑪。从物体的角度看，它有一个形体的转换过程，即将艾蒿、菖蒲转换为人、艾虎和菖蒲剑。佛洛伊德曾谈到原始人的这种心理现象时说：“在心理症中，那种潜意识（本能）不断依照相关连的途径而转换到新的物体上。”^⑫我们是否可以将这种“相关连的途径”理解为“联想”，而将“新的物体”中所反映出来的“潜意识”，看作是对神（这里的人实际上是神的化身）虎和剑的崇拜呢？

下面我们来探求这种联想的过程。艾在古时是一种苍白颜色的象征，《礼记·礼曲上》云：“五十曰艾”，孔颖达疏“发苍白色如艾也”。依此解释，那么由“艾蒿”的合

音转成的“艾虎”则是白虎了。何新曾在《诸神的起源》中考证认为“月中玉兔的真相是西王母的镇鬼神‘荼’——其象征是白虎。后来讹变成玉兔了。”在民间白虎一直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淮南子·天文训》云“西方之金也，其神为太白，其兽为白虎”，又《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由此可见人们所崇拜的艾虎则是一种白虎神，为什么人们要崇拜虎神呢？《风俗通义》云：“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缚性锐，噬食鬼魅。”今四川新津、汉水胡城先后出土虎纹钟、四川涪陵小田溪、湖北松滋、长阳出土纽钟于、四川广元宝轮院、成都百花潭、庐山、犍为、湖北宜昌出土的青铜文物上饰有虎纹，都可以看出对虎神的崇拜。有人也许会问艾虎是怎样化为“艾人”的呢？《搜神记》云：“江汉之域有廪人，其先廪君之苗裔也，能化虎……，俗云：化虎为人。”那么菖蒲是如何转换为菖蒲剑的呢？这是因为菖蒲形似剑的缘故。至此，我们可以构筑起这样一幅图：一位人面虎身的神，挥动着菖蒲剑，守卫在门户前，驱赶着邪魔，它就是昆仑之镇鬼神。我们虽然不敢说他就是钟馗的原形，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在这里人们挂艾蒿和菖蒲与挂钟馗像的意义是一致的。这里音和形的转换是同步的，实体的艾蒿和菖蒲转化“虚幻的形”——神、虎、剑，是通过潜意识的流动联想而产生的，而祈求平安的意向又是通过“虚幻的形”体现的。

我们必须指出上述一系列的联想和转换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就是只有在原始思维和心理的状况下才有可能。在远古时代，人的力量极有限，因而受大自然力量的制约，从而形成了在大自然面前的神秘性、软弱性和依赖性，这反映在意识形态中就形成了“万物有灵”的心理。法国的列维——希留尔曾从认识和思维的角度分析道：“原始人是生活在和行动在这样一些存在物和客体中间，它除了具有我们也承认的那种属性外，还拥有神秘的能力，他们感知他们的客观实在时，还在这种实在中掺和着另外的什么实在。原始人感到自己是被无穷尽的，几乎永远看不见而且永远可怕的无形存在包围着”^⑧。这些“无穷无尽的，几乎永远看不见的而且永远可怕的无形存在”是什么呢？这就是万物的神灵，以这种神灵的观点看待事物，他们相信一切事物都是一个神对另一个神发生作用的结果，于是人们祈求神灵，崇拜某些动物和植物，同时也相信语言的灵性，于是祭祀、巫术、咒语随之产生，挂艾蒿和菖蒲以避灾驱魔，正是这种原始思维的产物。

以上我们是从历史的纵向，把镜头的焦距主要对准形成这一习俗的社会心理原因的，着重探讨的是促成这一习俗形成的人的主观意识领域的根源。现在我们从物体的横向，把探讨的焦距对准作为“攘不祥”的符号的载体（物）——艾蒿和菖蒲，着重剖析本体的实际功能与象征之间直接联系，下面我们将从医药学的角度来论证这个问题：

古代有关于“神农……尝百草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遇七十毒”，“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⑨。这真实地记叙了原始人认识、了解并采集植物药的过程，反映了我国医学的起源史。劳动人民经过千百次的实践，对药物的认识逐步加深，从而形成了医药学。远古时医学与巫术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一种植物（药）对某种疾病产生一定的疗效时，从而对这种植物产生神秘感，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将药物的疗效归结为这种植物的“灵性”或神的灵性。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当医生用什么药，这就是药神对病神发挥作用，离开神秘的作用，真正的物理作用

是不可能想象的。”^⑩ 汉《韩诗外传》卷十就记载了巫医祈祷祭祀的场面：“上古医田茅父，茅父，茅父之为医也，以莞为席，以蓍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为故。”这里巫医祭神以蒲草为席，用莒草绑扎成狗形状，然后祈祷，痊愈者能“平复如故”。关于各种植物的医药作用，只有在植物学、化学、医药学等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明晰地认识到。

艾蒿和菖蒲有明显的医药作用。艾，俗称艾蒿，家艾，散发出一种清柔的气味，是一味中药。南朝陶宏景《名医别录》载：“艾，主灸百病”叶入药，性温味苦，有和营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能。艾叶油有明显的平喘、镇咳、祛痰及消炎作用，叶加工如绒，称“艾绒”，为灸法治病的燃料。另外“大艾”复制成艾片，中医学上用于芳香开窍药；也可用作杀菌、防腐、兴奋剂。^⑪ 在鄂西，小孩出生后三天，要用陈艾蒿熬水给他（她）洗澡，叫作“洗三”。据说这样做后小孩以后就不会长疤生疮，可消灾除病、身体强壮。^⑫ 在东北农村，人们常常把采来的艾拧成“火绳”，晒干后，于伏天在屋内点燃，既有清香解热之能，又有驱蚊避蝇之效。^⑬ 相传为隋朝杜公瞻所作的《荆梦岁时记·按语》中有：“宗测字文度，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处，揽而取之，用灸有验。《师旷占》曰‘岁多病则艾先生’。”^⑭ 我国著名的“针灸疗法”中的灸法，就是指艾灸法，采用陈艾叶捣成细绒后做成艾炷或艾条，在选定的穴位的表面上熏灼，借艾火的热力透入肌肤，以起温经散寒，调和气血等作用，而达到治病保健的目的。《素问·异法宜论》：“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

菖蒲，生于水边，又名“剑水草”、“白菖”俗称蒲草。《本草纲目》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有香气，是提取芳香油的原料。它也是一味中药，具有开窍、行气止痛、祛风湿的功能，也可作芳香健胃剂。用菖蒲浸制的药酒，传说饮后可避瘟气，延年益寿。《荆梦岁时记》：“端午以菖蒲一寸九节者，泛酒以避瘟气。”^⑮ 宋代欧阳修在《端午帖子词》中写道：“共存菖蒲酒，君王寿万春。”在民间常将菖蒲叶与艾叶结成束，或烧其花序，以熏蚊虫。^⑯

正是因为这两种植物具有一定的药物作用，人们才采、挂或插它们。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要将这一活动放在五月初呢？原来，从药物学上讲，旧历五月，雨水下透，百草蔓生，大多中药根深叶茂，进入成药期，这是采药最佳季节。艾蒿和菖蒲此时枝叶茂盛，正进入开花期，正是采集入药的好时期。因此农历五月采艾，菖蒲的活动开展得最积极则是自然的了。

从上述的分析考证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艾蒿和菖蒲本身所具的药物功能是诱导人们去采和插的物质原因，原始思维和“万物有灵”观念是使之进入祭祀宗教的心理根源，用于祭祀则是形成有关习俗的关键。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的“万物有灵”观念的逐渐消除，这一习俗祭祀宗教意义也逐渐削弱，其医药学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现在有些地方干脆将这天作为采药买药节，就说明了这一点。

有人也许要问，作为一个与宗教祭祀相关的习俗，是如何与纪念屈原、李自成和黄巢等以及上帝（神仙）惩罚人类浪费粮食的传说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们认为正是这种习俗意义的现实化，由祭祀神到纪念自己所热爱的英雄，这可以看出人类是怎样从对神的

崇拜转到对人（英雄）的崇拜的过程的，这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热爱祖国，憎恨邪恶势力，珍惜劳动成果，向往幸福自由的精神品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纪念说则赋予了这个古老的习俗以新的意义和生命力，这就是这一习俗之所以流传至今，而且将长期流传下去的根本原因所在。

- ① 如闻一多《端午节的历史教育》，见《闻一多集》开明书店，1952年12月第二版；张蓬舟《屈原与端午节》见《大公报》1952年5月27日；游国恩《端午话屈原》见《新观察》1951年第2期；乌丙安《五彩丝、粽子、龙舟》见《民俗学丛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版。
- ②⑬ 《菖蒲剑》，见《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之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编，一九八〇年，第28页。
- ③ 《端午节插艾的风俗》，见《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之八，第281页；又见《山川佳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55页。
- ④ 《插艾》，见《河南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13页；《端午节门上插艾的传说》，见《中国风俗故事集》（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11页；《端午与艾蒿》，见《长阳民间故事集》长阳县文化馆编，第56页；《插艾蒿免灾星的来历》，见《十八老子的故事》，红安县文化馆编，第202页；《采艾归来话端午》见《民俗趣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 ⑤ 《端午插艾》，见《民间文学资料》（1），唐山市文协编，1983年12月，第78页；《五月初五插艾子》上海《采风》1983年第11期，又见《中国风俗故事集》（上）第108页；《插艾蒿的来历》，见《满族三老人故事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页；《五月初五挂艾蒿》，见《民俗趣话》同上，第155页。
- ⑥ 《端午药泉会》，见《中国民俗传说故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 ⑦ 《别具一格的彝族“端午节”》，见《少数民族民俗资料》上册，第136页。
- ⑧ 《端午节挂菖蒲的来历》，见《瑶族民间故事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86页，又载《中国民俗传说故事》同前，第81页。
- ⑨ 《插杨柳儿》，见《民俗趣话》同前，第159页，第152页；《端午节为啥挂菖蒲》，上海《采风》1982年第24期，又载《中国民俗故事集》1985年7月第1版，第106页。
- ⑪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论文学》第99页。
- ⑫ 佛洛伊德《图腾与禁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51页。
- ⑬⑭ 【法】列维——希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8页、第59页。
- ⑭ 《淮南子·修务训》，《史记·补三皇本记》。
- ⑮⑯ 《辞海》（缩印本）第550页、第590页。
- ⑰ 《金包银》鹤峰县文化局编，第31页。
- ⑱ 《民俗趣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 ⑲ 《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89页。
- ⑳ 《辞源·菖蒲酒》，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71页。

责任编辑 范 军